

1006

廣陵文苑

第十三期

一九九四年十月十二日

政协扬州市广陵区委员会文史资料

目

次



- 一、我参与破获一起特务组织的回忆..... 吉思林
- 二、扬州街巷杂谈..... 陈朝刚
- 三、徽商与扬州..... 张 南
- 四、扬州部分碑刻..... 李 寅
- 五、史可法与洪门..... 史 鉴
- 六、赖 文 光 陈 彦

我参与破获一起特务组织的回忆

吉 恩 林

扬州城解放后，我从苏中第二军分区部队情报系统转到地方，由于个人的有些情况一时尚未被扬州市公安局所理解，暂时闲居在家等待分配。约在五〇年四月份的一天下午，天色阴沉，细雨蒙蒙，我家来了两位“客人”，我妻蒋秀美对来人有点面熟，却叫不出名字。他们自报了姓名，说是刚从上海回扬，打算找我一同到乡下找点事干干。因我不在家，他们便关照我妻在约定的时间会面。我回家得知这一情况，当即回忆来人中一个是周长发，是东乡黄泥沟附近的二流子，曾拜过洼字街青帮头子许宗昌为师；另一人是崔有义，是国民党第一绥靖区谍报组的特务。这两人在现时找我，肯定不是好事，而我又正处在被怀疑之中，决不能大意，必须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于是我关照我妻去市公安局向胡汉局长汇报。胡局长接谈后说：让吉恩林和来人接触，看他们是什么意图，搞什么活动，一有情况，就及时向市局一科于科长汇报。我心里有了底，便坐在家中等待“客人”的到来。

按照约定的时间，果然周长发来到我家，和我寒暄了几句，便大肆鼓吹蒋介石的“国军”将要反攻的一派胡言，并装出关心我的样子说：你干特工是老资格，跟共产党是混不好的，你过去吃过苦有什么用呀，现在闲着不用你了，这就是共产党的“三头主义”——要你用时点头，不用你时摇头，你有问题就要杀头。周长发对我既拉拢，又

恐吓诱骗，目的是想利用我。我想，这家伙真是反动透顶，一定不能放过他。但我口头上还是哼啊哈的应付着。周又提到他接受了蒋方组织武装的任务，叫我和他们下乡扩大势力。我表示入伙可以，但下乡还得斟酌一下，要征得家里人同意。其实，我是想等待请示回报后再说。

这次会面后，我按市局指定的地点，在琼花观芍药巷薛锋同志家里，当面向市公安局一科于加一科长汇报，于向我指出：这是一伙现行反革命分子，要打入他们内部，摸清他们的番号、人数和罪恶活动。他们要你跟着下乡，很好嘛，你怕什么？政权在我们手里，他们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遇有情况，随时来联系。

此后，我和周长发等人不仅到过汤家汪、三里桥、邵伯等地，还和周长发去过镇江。这时，我的家也成了他们三三两两的进出场所。在频繁而诡秘的接触中，基本上掌握了这伙成员的情况：在农村有三里村共产党员村长李国安、民兵队长吕东林、瓦匠李国华、豁嘴二流子等人；还有在邵伯镇开小饭店的老板张广海，湾头镇的房锦铭，丁家湾大原裁缝店老板祝某，以及镇江国民大戏院收门票的许德荣等共十余人，都被周长发发展为特务成员。周对我说：我们不但有人，还得到过经济上的资助，例如七里乡乡长就支持过大米若干石，你和我们干，是有钱可捞的。可见，他们是靠招摇撞骗、恐吓、敲诈勒索来求得立足的。

由于我家人来人往，进进出出，成员复杂，引起了居委会干群和民警的注意。有一天，周长发等数人在我家议事，忽然来了几位民警，把他们连我一齐带到公安三分局讯问。市局得知这一情况，为了麻痹他们，指示分局简单地问话后，即分别一个个地释放。周

长发因而对我有了进一步的信任。

有一天晚上，我刚要熄灯睡觉，忽听到有轻轻的敲门声，开下门来，只见周长发急匆匆地跨进我家房内，对我说：老吉！你不要不相信我，今天给样东西让你看看。随时从身上掏出一张委令，上写“兹委派周长发为本部第三支队长”，左上方盖有长方形的条戳“中国忠义靖难集团军司令部”，右边有行书体的“蒋经国”（总司令）签名章和日期。我看了这张委令纸，内心很激动，但表面上谨慎而关心地对他说：这张东西怎么能放在身边呢，赶快找个保险的地方呀！他犹豫了一下，认为我说得对。我说，我家有一张银桌，有暗抽屉，放在里面最保险。于是就将这张委令纸放进我家银桌暗抽里了。接着，他向我作进一步的介绍：这次回扬之前，经上海中央饭店服务员张家杰同乡介绍，认识了蒋经国的随从副官，挂上了钩，并委派他到扬州农村中发展地方武装。我问：活动经费怎么解决？他说：靠自己。我表示，这个组织恐怕不正规，还得要另找出路。后来周长发带了张广海等人来，欲和我结拜为把兄弟，于是一同到北门外观音山求卜问吉凶。在向菩萨叩头求签时，签筒里摇出一支签条，上有四句诗，最末一句是：“何必欺心效阿瞞”。我心中暗想，难道观音菩萨真灵验吗？周长发问我签中的诗是什么意思，我说：结拜兄弟，必须真心实意噢！

情况有了进展，我带着周长发的委令去芍药巷找于加一科长并转向蒲罗局长及专署公安处侦察科李伯韩科长回报，领导分析敌情后指出，要进一步稳住他们，并对我说：将派一名老侦察员和你联系，你要协助他对这伙反革命分子加强控制。

和我联系的是徐春明同志，我们商量后约定时间在我家和周长

发等人见面。这天，他穿一身淡青色纺罗裤，头戴南方的新式凉帽，脚蹬皮鞋，戴一副墨镜，他个儿大，身体壮，仪表堂堂。我向周长发等人介绍：这位是我们的同道，是我联系的得力靠山，他在扬州有无线电发报机，随时可同台湾联系。他姓张，是负责后勤物资的，今天特来看看弟兄们，今后你们就称他“张军需”吧。周长发眯着眼用江湖黑话想摸“张军需”的底，“张军需”不但对答如流，反过来对周等带有教训的口气说：弟兄们吃了苦，能干，但是未上正道，乱七八糟，没有受过正式训练，在乡下胡来，影响党国威望。我们受台湾直接领导，有电台，有经费，还有家伙（指枪）。说着特意显露了一下佩带在身上的小手枪。又接着说：今后大家和我们一起干，把靠得住的自己人名单统统弄好送来，待我向指挥部回报，先发点“大头”，包大家满意。又对我说：老吉！你是联络官，把弟兄们的花名册造出来，我说话算数。周等互相交换一下眼神，表示同意合伙。过了几天，两级公安机关经过准备，徐春明同志通知我：定于六月×日约在便益门外邗江公所对过运河边的一条大船上集中发饷。船老板、伙计、水手以及岸上行人全由武警化装安排。大约在下午四点钟，我和另一位同志先到，等这一伙人全部到齐，让他们坐在船舱里。片刻之间，“张军需”带着一个青年，扛着半麻袋手铐，进舱后朝下一掼，哗啦一响，这伙人以为是银元，真发“大头”了。“张军需”随即宣布：根据上峰指示，今天带领大家前往指挥部接受训示，同时发饷；为了不让大家走散，特带来手铐，你们两人铐一副，随我整队前往。周长发听了对“张军需”说：这样铐着走不太方便吧！街上人多，还可能被民警看到生麻烦。“张军需”严肃地说：不要多讲，街上有人看到也不要紧，

我们是正规的集体。他们只好乖乖地跟着走，进东关，走马监巷，向东侧小巷进入市公安局的后门，到达一科办公室。于加一科长正在等候胜利的消息。“张军需”大喊一声：报告副指挥，人带到了……！于是他们被带进了牢房，受到了人民的惩罚。

这伙反革命分子，除了镇江的许德荣、上海的张家杰外，全部落入了法网。至此，我完成了市公安局所布置的肃特任务。

于加一科长对我在这一斗争中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慰问，并指示我：在回家休息期间写一份肃特小结送交市局，等待分配工作。

按：此稿经当年参与指挥这一斗争的于加一同志审阅。

~~~~~		历史文化名城扬州，自古以风物繁华著称。今
扬		日扬州，生产经济发展，市政建设猛进，城郊工厂
~~~~~		林立，市区拓宽改造，高大的建筑楼群，比比皆
州		是，三块板式的快慢道，直通南北公路，已呈现工
~~~~~		业城市新貌。然而市内东南部和其他局部地区，仍
街		有五百多条街巷，依旧保留着文化古城风貌。扬州
~~~~~		街巷纵横交错，有长有短，内外相通，长街约千米
巷	陈	左右，短巷六、七十米，最短的花园巷不足二十
~~~~~	朝	米，只住两三家；街道宽三米，巷道宽一至两
杂	刚	米，最窄的蛇尾巷仅七十厘米。所谓“益人巷，一
~~~~~		人巷，一人走路一人让”，并非虚夸。有的巷道，
谈		弯弯曲曲，辗转迂回，有的愈走愈窄，临近巷底，
~~~~~		

弯弯曲曲，辗转迂回，有的愈走愈窄，临近巷底，正当“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拐了一个直角弯，豁然开朗，令人又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如有外地来客，走进小巷，如入迷

官，走来走去，绕回原地。“十三湾”、“十八湾”，确是名符其实。

含蓄、古老、清幽的街巷名称，是古城扬州另一特色，反映着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地理的一个侧面。有些巷名，互有联系，互为衬托，顺序说来，颇有情趣。位于甘泉路的常府巷，原巷口牌坊，虽已不存，但巷内青条石铺设路面，保留着古城痕迹。据《嘉靖维扬志》载：“戊戌春，以常遇春为江南行省都督马步水军大元帅旋师淮东，今扬州城小东门内有常遇春所居也。”常府巷由此得名。其南首西侧巷道为张甲桥，相传乃常帅出征时在此张甲；中段西侧有卸甲桥，是常帅征归，看母心切，在此卸甲；与常府巷平行的粉妆巷，乃常府眷属居此，因胭脂梳妆而得名；常府巷与粉妆巷之间有大、小实惠巷，系常府厨房，巷内有一罕见的四眼水井，可供多人同时提水。还有禾稼巷，在常府巷之西，为常府屯积粮草之仓。再从常府巷过甘泉路，以仁丰里为主街，街东侧由南向北顺序列有头巷至十巷，是常帅下属军士所驻。

有的街巷形成于一定的历史时期，从名称中可窥其历史踪迹。宋代和明初重马军，设御马监。据《嘉靖维扬志》载：“国朝马政，江都县牧马监在府城大东门外，洪武十五年建。”位于东关街中段南侧的马监巷，即牧马监驻地。马监巷之西有马坊巷、止马桥（亦称臣止马桥），马监巷之东有马草巷，后演变为大草巷、小草巷，马监巷西南有洗马桥（今湾子街北段）、马市口、屯草行（讹称灯草行）。还有设在教场东北角的马神庙，庙为巷名，今改为新风巷。从晚清至民国，曾在庙内办学，解放后改建为扬州市图书馆。这一系列马字为首的地名，不仅反映其历史踪迹，还说明嘉靖

年间建扬州新城时，这里确是比较空旷的地带。

有的街巷同古代经济有所联系，往往以某种集市或商品定名。因此，在现存街巷名称中，也可看到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位于大东门桥东的彩衣街，地处天宁古寺以南，古代烧香拜佛，求戒僧尼，来往众多，附近以制作彩衣服装的衣局较多，形成街市，故称彩衣街。皮市街是较长的古街道，元代地处郊外，明嘉靖建新城。划在城内，半村半郭，渐成肆市，至清代已成皮货市场，南段卖皮衣帽、马蹄袖、皮毯褥等软件皮货，北段卖皮带、皮靴、皮囊等硬件皮货，遂分成南、北皮市街。因皮货多系回族经营，随着皮市的发展，卖羊肉、蒸笼、芝麻等摊点兴起，在皮市两旁又成小巷，至今皮市街两侧留有羊肉巷、蒸笼巷及大、小芝麻巷等地名。城南引市街在南河下北侧，清代南河下是盐商聚居之处，“引市”乃买卖“盐引”市场，盐引既是食盐装运计量单位（一引合四百斤），又是盐商贩运食盐的专利凭证。因此引市街由此得名。

有的街巷因地势得名。湾子街古称湾子上，原是广陵驿通向古运河利津码头的斜道，明代建新城，渐成街市。民国时期，街西的木梳、制花、盆桶等手工行业集中，多为前店后作场的店铺。解放后，手工行业组织合作工厂，迁至城郊，昔日店房今转为居民住宅。埂子街地脉隆起，形似长埂，传为开挖小秦淮河而成，古称埂子上，“其上多名肆”，通向钞关，街市繁荣；民国十二年新辟福运门（今渡江桥北），街面逐渐冷落。南门外猪草坡是东西向坡势巷道，据《扬州画舫录》载：瓜洲船载江芦，由运河口驳运于埂上堆存，故称“贮草坡”，后因谐音讹称猪草坡至今。东关外的洼字街，两端高，中间低，成凹字形，相传古代因沙河冲积，淤沙积成

蕞尔小岛，先有居民，后成街市。西端古运河边曾建砖墙拱门，上有石刻“古凹字街”横额。

古城闻名街巷，还可列举以纪念名人或其住址定名的街巷，如状元巷、探花巷、太傅街、三元巷（即三元路）、田家巷（明末田贵妃故居）；以军事设施、战事遗址留名的，如教场、东营、西营、辕门桥、十八家等；以官衙署名的，如县府街（今石塔路）、参府街、运司街、疏理道（今为前安家巷）等；以庵、观、寺、庙定名的，如三义阁、二郎庙、定慧庵、弥陀巷、赞化宫等，庙宇虽已废圯不存，但巷以庙名，却留存下来。已故宋振庭同志曾来扬参观名胜古迹，他赞誉古城扬州，是座最有力量的历史博物馆。笔者以为，扬州的古街巷，也不失为古城扬州的一个历史侧面。



## 徽 商 与 扬 州

· 张 南 ·

“海内十分宝，徽商藏三分”。这是一句民间俗语，它反映了徽商的富有。另外，还有“无徽不成镇”的赞誉，也反映了徽人的经商能力。

扬州为我国首批文化历史名城，早在隋唐时经济已经十分繁荣。清代扬州为两淮盐运枢纽，康熙、乾隆多次南巡扬州。当时扬州经济繁荣，百业兴旺，两淮盐商资金尤为雄厚，钱庄很多，行业分工细密，缎子街、彩衣街、打铜巷、辕门桥、教场街，均以商业

繁荣知名。道光年间，淮南资本雄厚，其资本大者以千万计，次者亦有数百万。乾嘉时，扬州盐商奢侈甲天下，万元以下资本犹谓小商。

清代扬州何以如此繁荣，实与徽商在扬活动有关。当时全国经济以山西票号钱庄金融实力雄厚，扬州虽没有山西钱庄分号，然而能经济繁荣，其中主要原因，乃是徽商的影响。

早在明代，徽州人出外经商就闯出一条“经商致富”的道路。据歙县县志记载，徽州人外出经商，多成巨富，其地以经商为荣，年竟不出者为可耻。

到清代，徽商几乎成为扬州经济一大主力。据歙县县志载：“乾隆年间，徽商多以盐为业，邑中商业以盐、典、茶、木为最著，两淮八大商董，邑人恒居其四。”除不少徽商移居扬州外，另设会馆为歇脚经商之处。如管理湘、鄂、赣、徽四省通商口岸盐务的“四岸公所”，徽商即为其之主力。扬州安徽会馆气魄雄伟，规模巨大。南河下的安徽会馆前后五进；弥陀巷的安徽旌德会馆内有戏台，当年热闹非凡。所谓扬州八大盐商，徽商就居十之三四。其突出者有：

歙县堂榭人鲍志道，在扬业盐务，拥资巨万，后为扬州两淮商总。

徽州人曹又植，中进士后官户部尚书，其子曹其，继业盐，侨居扬州。安徽淮北人多附之，颇有影响。

歙县人程梦星，康熙五十五年业盐，为商贾。其中进士后官翰林院编修；辞官后又业盐，亦官亦商。寓居扬州，兴建筱园。作品有《今有堂集》。

徽人来扬，不仅营盐，还兼营钱庄、百货、绒线，乃至文房四宝，均著名于世。徽州胡开文墨店于扬州运司街专卖徽墨、歙砚，直到解放初期犹存。

至于饮食，徽帮菜更在扬州占有一定地位。徽菜起源汉唐，是安徽菜肴中主要代表。据《徽州府志》载，皖南山区特产歙味果子狸名菜，至今扬州犹存。徽菜选料朴素，擅长炖、烧、蒸等烹调方法，具有重油、重酱色、重火工的特点，就为扬菜借鉴，扬州风味小吃中的徽州饼，现在仍受人们欢迎。

扬州人喜爱饮茶，对安徽茶叶如祁红、屯绿颇为喜爱。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曾于天宁门内安徽人所开六安居茶馆，题写了“从来名士爱品水，自古高僧善斗茶”的对联，就是一个很好的实证。

### 经商有法，崇俭尚朴

徽商惨淡经营，深知资金来之不易，一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徽商鲍城一在扬，虽拥资巨万，其妻妇子女各操家务，门前不客车马，家中不演戏，淫巧之客不留于宅。

徽州泾县人经商，多以小百货先行。小商贩至各地了解市场情况，一旦吃准有利可图，有发展前途，就及时向该地进行经济渗透。

### 徽商对扬州文化的影响

在经济发展和交往过程中，徽商中涌现出了一些文人、画家、慈善家，对扬州文化等方面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徽州祁门胡善麟，曾为扬州作小秦淮赋，赞扬扬州景色。赋中

写道：“扬州城西而北，有虹桥焉，天下艳称之，其水号小秦淮，扬州瘦西湖入口处之虹桥，风光明媚……。”徽商亦商亦文，为后人津津乐道。

雍正十二年，歙人马日琯兴建维扬崇雅书院，后改名梅花书院。桐城派大文学家姚鼐任该院掌教。姚鼐来扬讲学，无异是安徽桐城学派与扬州学派的一次交流。

在徽商影响下，在扬的两淮盐商，纷纷出资资助书院，延师课艺，培养人才，学风大盛。当时扬州的书院有安定书院、敬亭书院、梅花书院、虹桥书院等，这些书院为扬州培养了各类人才。

清代扬州藏书惊人，除了国家四库全书文汇阁供人阅读外，私人藏书也很多，其中徽商马日琯（原籍安徽祁门）藏书尤为突出。康熙年间，马日琯在扬州经营盐业，积资巨万，其弟马同潞，人称二马，皆以诗名，藏书百橱积十余万卷。《清史列传·儒林传》谓其“藏书甲大江南北”。史学家全祖望《从书楼记》则说：“百年以来，海内聚书之有名者，昆山徐氏，新城王氏，秀水朱氏其尤也，今以马氏昆弟所有，几几过之。”朱彝尊的《曝书亭著录自序》中说：“弮书八万卷，足以豪矣！”但比马氏十万卷，尚稍逊一筹。乾隆三十七年，开馆编纂《四库全书》，征藏书家秘本，马氏被采的就有七百七十六种。《四库全书》是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该书总目提要载乾隆诏谕称：“今阅进到各家书目，其最多者浙江之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两淮之马日琯四家，为数至五六七百种……著赏《古今图书集成》各一部，以为好古之劝。”其中，马氏进献本为藏书家之冠，比《永乐大典》内辑出失传的五百多种还多二百余种，为《四库全书》三千四百五十种的百分之二十

二点七。

马氏勤学好客，酷爱典籍，七略百家，二藏九部，无不罗致。有未见书，必重价购之；世人愿见之书，不惜千金付印。马氏曾费重金刻《经义考》、《渔洋山之感旧集》，并请名家浙西派重要作家厉樊榭、诗人陈授良、红学家江宾谷校讎，有时亲自参加。全祖望形容马精心校对说：珠帘十里，箫鼓不至，夜分不息，而双灯炯炯，时向雒诵，楼下过者，多窃笑之，然马氏书精核，无论本，以致人称马版。

马氏藏书丰富，颇肯广泛借阅，当时名流学者，愿与交游，借阅其书，以资著述。卢雅雨常借其书阅读，因赠诗曰：“玲珑山馆辟疆倚，邱索搜罗苦未休，数卷论衡藏秘笈，多君慷慨借荆州。”清代杭州藏书家赵昊，所藏秘籍，多借抄于马氏。扬州八怪之一罗两峰，与马氏同乡，交往密切，罗读奇书五千卷，很可能就是利用小玲珑山馆的收藏。

马日琯在扬主持诗坛达数十年，时有南马北查之称。马氏虽业盐，家资富有，却不似一般盐商奢侈浪费，争奇斗富，一掷千金，而将大量资财用于发展邦乡文化，兴办教育，资助寒士。书法家蒋衡（扬州大明寺外石刻“淮东第一观”为其所书），曾于扬州蕃厘观写十三经，凡八十万余言，十二年始成，半在扬州所写。书成后，马氏费千金为之装璜。马同琯初识郑板桥于焦山，爱才若渴，得知其家寒避债来此，暗赠纹银二百两。

另一徽商后代，为扬州吴氏测海楼主人吴氏兄弟（引孙和筠孙）。吴氏先世本安徽歙县人，乾隆年间迁至扬州从事盐业。甲午战争中，吴引孙积极设防，在滨海要隘作了严密的部署，密布木

桩。炮台以外筑垒以保护，购军械，增练新兵，用保甲兵清户口，严防敌向潜入，整个防御工作部署得井井有条。吴筠孙任浔阳道尹，所辖九江商埠管理得有条不紊，市民商贾交口称赞。

吴氏藏书测海楼在北河下，今泰州路市人民医院内。其住宅规模宏大，结构精巧，风格别致。该建筑以浙江建造法为基础，又结合了扬州传统风格，曾受到梁思成先生的赞赏。

测海楼建筑采光充足，防潮严密，是不可多得的藏书楼。测海楼有藏书八千零二十种，二十四万七千七百五十九卷，数量之多，蔚然大观。其藏书目的为日后子孙能读书而憾无书者备焉！其特色有雕版精印本、地方志，有关扬州的明《嘉靖惟扬志》即来自宁波天一阁。其对兵书收藏亦多，计六十八种一千零四卷，有英人史理孟的《水雷要》，英人连提的《行军测绘》，英人克利赖的《前敌须知》等。

吴引孙藏书远非一般鉴赏家、古董家、收藏家可比，不象传统藏书家对外国人藏书不屑一顾，而是从实际出发，尽力收购，含有富国强兵的爱国主义思想。民国初年，吴氏兄弟先后去世。一九三一年大水，吴氏藏书为后人所卖，从此扬州测海楼藏书流出扬州，一部分流入社会，一部分存台湾，尚有一部分流往海外。

总之，徽商人从实际出发藏书，亦可谓对扬州的一大贡献。

### 兴建园林，热心公共事业

清代，扬州园林甲天下。不少园林为徽商新建。扬州著名之园林有马同琯之小玲珑山馆、郑侠如的休园、程梦星的筱园。乾隆南巡，扬州大兴园林建筑之风，江、程、洪、张、汪、周、王、闵、

吴、徐、鲍诸园，尽为徽商所建。从御码头直到平山堂，一路楼台直到山，徽商出力不少。汪玉枢建九峰园，鲍志道建西园曲水，江春建康山，汪应庚建平山堂万松亭，这些园林，除私人作宴会外，文人墨客常作宴会之地。扬州名园现存的还有何园，主人何芷舠，安徽望江县人。其建筑，有稀世之孤本“片石山房”，有融中西建筑艺术为一炉的住宅，有古朴幽雅、楼阁生辉的后花园。何园这颗镶嵌古扬州园林的璀璨明珠，令全中外佳宾流连忘返。这是扬州徽人最迟的园林建筑。

扬州宴请文人遗风，也但受徽商影响。徽商中不少人通晓文墨，他们珍藏古字画、古书籍，专供文人观摩，为文人提供观赏、临摹和查校古籍之方便，有的还将文人长期供养。直至解放前，仍有商店老板款待文人墨客吟诗作画，对文人出城进城，款以小座，供以酒食，敬请留下墨宝。

徽商对扬州地方福利，也纷纷慷慨解囊。如修扬州文庙，资助贫生，拯救溺水，修路补路，赞助育婴堂等，捐助动辄成千上万。乾隆五年，扬州灾荒，两淮商人设粥厂救济，活十数万人，其中徽商出力尤巨。

集资用于公共福利，突出的有歙人余观德，独力出资浚新、旧两城城河；更为扬城创设水仓，防止火灾。《皖志》安吴四种《皖先列长稿》卷四第三十四页：“余观德，歙县人……，观德自苏于扬，开怡昌客邸，世杰适总督过江，视观德有旧恩，颇不肯一至其署。世杰防河，每岁四取道扬州，皆往观德家。嘉庆初，扬州城内二河，久淤塞，观德遂括其资得白金三万两，独力浚治。”《履园丛话》二十三卷六十一页：“扬州有余观德者，为人颇豪侠，乾隆

五十九年四月，扬州新城多子街一带，不戒于火，延烧达旦。观德率众救甚力，因水源太远，火灾损失颇大，观德决心创立水仓。其法在闹市距河较远处，买地一区，前设小门，后为大院，置水缸百十只，贮以清水以防火，设有不虞，水可立至，此良法也。扬州火灾从此减轻。余友孙春州作门联：‘事有备而无患，门虽设而常关’。自余观德首创，扬州到处皆置水仓，惜其法不行于苏杭之间耳。”

徽商在清代对扬州之贡献不可忽视，至今扬州不少徽人后代，仍在为建设新扬州作出贡献。



## 查 扬州部分碑刻

### ○ 李寅

扬州是座古老的城市，迄今保留了许多的碑刻，这些遗存对研究扬州历史，具有一定的文物价值。通过它，对古代建筑年代、园林兴废等事项，提供了真实资料。但一部分已年久风化，残缺不全，亟待搜寻保管。今将1984年广陵区文物普查中有关这方面的情况，简述如下：

#### 一、石碑

1. 东关街300号东关一小，原为武当行宫旧址，尚存半截残碑，清嘉庆十九年（1814）所刻。碑文内记“至今垂四百年矣”。据此推算，约在明永乐年间，行宫建于明代。道光四年（1824）揭

盖，前后大殿换过梁，各处换瓦，合漏、装彩等，反映古建筑维修情况。1962年5月列入扬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2. 风箱巷6号对面井旁墙壁上，有一块乾隆八年（1743）邻里人公立碑，叙述风箱巷是新城通衢大道，道路因年久失修，沟渠填塞，降雨泥泞，后经修复情况，还表彰吴公的好善乐施。

3. 南门外皮革厂遗留下两块石碑，其中一块是东越庵义冢碑，长、宽、高为1185×80×17.5公分，清嘉庆十七年（1812）壬申十二月谷旦浙绍同人公立。碑文提到“庵与冢建于乾隆己丑庚子二载”，即乾隆三十四年（1769）。此碑对扬州浙绍会馆的建立年代可供依据。

4. 教场石界碑，位于东营小头巷8号、二国门东营3号对面二处。碑文：“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奉宪文明教场地基，南至三十八丈，嗣后毋许越界。”教场占地日渐紧缩，通过实际测量予以限制。

5. 劳动新村63号王宝珍家藏“公善堂粥厂”石碣。粥厂原设旧城，同治七年（1868）在琼花观设分厂。这是反映旧社会人民生活疾苦的见证。

6. 广陵路359号内，现有光绪二年（1876）十二月初十立水仓石碑：“稟称窃职均在县左卫街地方，开张店铺，该处旧有本街公建永安堂水仓一所，自兵燹后，毁废无存。……因虑及地方火患，会同筹捐经费，赎地造房，重建永安堂水仓公所，系属地方义举，……。”研究地方消防可作参考。

7. 注字正街南下坡发现“古扬子江心第二港”石碑，建于光绪戊寅，即光绪四年（1878）。